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六十二

崔光遠 祖敬嗣　　房琯 子孺復 孫啓 從孫式 族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璀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蒱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

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郎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黑白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爲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元宗幸蜀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

止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僞敕復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旣得光遠歸款召休歸洛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廄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爲賊且遁矣命所由守神威新書守神威孝哲尋弟此疑屬缺文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

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爲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爲魏州刺史

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力不堪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逐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新書作浩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

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侁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蒱酒晩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黄戍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天后朝正諫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融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廕補宏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元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牋啓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載遷試主客郎中五載正月擢試給事中賜

尋漳南縣男時元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溫泉宮爲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緝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瑯琊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載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六月元宗蒼黃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琯結張均張垍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琯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元宗大悅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襃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已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琯請自選叅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叅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

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
巳癸卯琯又率南軍卽戰復敗希文劉悊並降於賊琯
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並宥之琯好賓客喜談論用
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
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
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
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
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
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
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

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琯與鄭
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琯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
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
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
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琯性疎闊徒
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不
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
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
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鎭且
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

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爲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琯案新書賀蘭進明譖在琯未出師之前云帝入其言始惡琯案肅宗紀琯至德元載九月丙子至順化郡上冊十月癸未爲兵馬元帥總師出討相去僅八日肅宗素重琯名亦未必遽爾信讒且旣入進明之言又不當升以重任當從舊書序於旣敗之後爲長詔以進明爲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琯意以爲圓纔到當卽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遇亦恨於琯琯又多稱病

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琯爲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李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无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廷蘭以見琯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姦贓頗甚顏眞卿時爲大夫彈何忌不孝琯既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廷蘭招納貨賄琯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爲太子少師仍以鎬代

琯爲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勳行賞加琯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爲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琯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爲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加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爲同人温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宏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既

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察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邳鄴爲政曾不疾其迂迴亞夫事君倘有懷於鬱怏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於理況秩武遞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

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飭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僞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時郴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州縣廨宇並爲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僚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琯長

子乘自少兩目盲瘖到漢州迺厚結司馬李鋭以財貨
乘聘鋭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
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
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
孺復琯之孼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
奇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
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爲宰
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
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
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

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官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産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爲取舍恣逸不顧禮法也

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珺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贊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節度啟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郡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卽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畏太僕少卿啟自陳獄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畏啟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使等

式珺之姪新書珺族孫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泌入為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皐表為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皐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

於座中數贊鬪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旣至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玫等白衣麻蹻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號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平而河南民先困憲宗可其奏旣免力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贈

左散騎常侍

論曰頗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剌蜀州劉闢構難卸謂闢日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日闢副曰式參謀曰符故大節已庇不宜得論博士李夷伸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論乃定

新書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與喪師汔不復振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附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

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賢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元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元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議奏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

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已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偽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兇豎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

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厲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吏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洗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推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

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共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德云

高適者字達夫渤海蓨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皐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邱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

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
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
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適
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元宗因陳潼關
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
沈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
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摴蒱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
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
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
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

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職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恥也元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贍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糾逖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敗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於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劍南自元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劍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竝取給於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

不可得而祭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猶擾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獘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

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
已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束
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
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
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
已成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卻停東川并
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州哉慮乖
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
陛下之憂昔公孫宏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
之議棄珠崖以專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

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旣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卽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

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承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嘗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實爲大臣所輕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恨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璀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

初肅宗卽位大收俊傑或薦瓘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待制大厤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瓘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齷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祿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琯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顚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琯登相位奪

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贊曰光遠房琯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璀儒風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六十三

李暠 族弟齊物 齊物子復 族弟若水 從子進 從新書增

李麟　李國貞 子錡

李峘 弟峴　李巨 子則之

李暠淮安王神通曾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暠少孤事母甚謹始爲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愼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黄門侍郎兼太原尹

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
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
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
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
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何日
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
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
故崇於殊俗選眾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
柔嘉識致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
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

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覿物二千疋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暠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暠奏請準司勳兵部印文側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暠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爲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

大都督彙至太僕少卿彙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遊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爲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齊物字道用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孝銳孫也宗室傳作曾孫新書作子皆誤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祿大夫爲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爲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爲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爲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於物少恩

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挫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楨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姦擿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宮僚桑榆之時壯志愈勵松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慭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於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衛

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為伯玉所信奏為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荊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為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既受代以復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德宗紀作庭相次卒官

其下枀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贓
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
令變茅屋為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
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
元諒卒以復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仍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
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
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
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眾皆悅之十二年加檢校左

右新書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空諡曰昭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盛爲時所譏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虢滁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

戶部尚書謚曰成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載七月以本官出爲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爲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武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六月

元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
遷憲部尚書至德二載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
元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
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勳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
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
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
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
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

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賻絹二百疋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劍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於陝數月徵爲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

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於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忻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饑饉難爲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讙譁怨讟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爲奏聞終有所給突將王振乘衆怨紿曰具春鍤以待役事衆皆怨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國貞曰吾銜命爲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因勸迴避乃隱於州獄詐負縲絏會國貞麾下爲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將害之國

貞曰與爾等討賊何事役爲軍中之糧已有陳請入不堪賦予無負於將士耳衆引退突厥將王元新書無元字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有風彩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之追贈揚州大都督國貞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卽斬以徇子錡以父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爲雅王傅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天下榷酒漕運錡得專之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於

(私國計日柜)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鎭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循旗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驅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臠食之復以兵注中

使之頸錡佯驚救解之四於別館遂稱兵蕃落兵薛佶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劍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於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檄於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祕亦殺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繫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尙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僊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

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州鎮將干首通衢勢促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噪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耶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於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鬬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南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其撓便藩落將士或投井自縊紛紛枕藉而死者不可勝紀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僊檢校右常侍右羽林

將軍邪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㵾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案地理志泌州本唐州朱全忠表改泌州則憲宗時無泌州名固當作唐州也宰相鄭絪等議錡所坐親疎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內邪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卽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卽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爲然故誅錡詔下惟止元惡一房而已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新書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職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部書

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籠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幾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銜詔命取濫糠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偕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屢閒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殘驅人禁中罄所車鞲賣者不平因共毆筈之眷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敝於左右前後覓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專臨鐵之利以養兵闘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各遠甚

李峘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曾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峘嶧峴峘志行修立天寶中為南宮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已者悉出於外峘自考

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爲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劍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元英樓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元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峴爲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效勳力從上皇還京爲戶部尚書改越國公峴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自峘始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

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山與峘圖之時展徒黨方強既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壽春爲展所敗峘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初峘爲戶部尚書峴爲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嶧位終蜀州刺史

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

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元宗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尋徙長沙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載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

李峴胡廷碩德宗室藎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升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
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
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爲飛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
察御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
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下屬闕文與鎣
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
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
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
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卽死上因留在簾內
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

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輕重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李揆不敢爭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峴欲專權邪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邪令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卽位徵峴爲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旣還京師拜峴爲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爲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受僞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爲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宏之義又失國家維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皆置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

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
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敢圖效順困獸
猶鬬況數萬人乎崔器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
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決事皆
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還吏部
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
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號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號
王巨卽邕之第二子也剛鋭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
開元中爲嗣號王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皇太子杜

員娣之妹壻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溫嫡母之妹
也溫爲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
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愼矜爲李
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
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爲夷陵郡太守及祿
山陷東京元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有謀略元
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
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元宗使中官召入
奏事元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敕令宰相與巨語
幾亭午方出國忠頗忌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

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巽曰巨稍官銜奉謝元宗驚曰何得令攝卿曰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爲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元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炅爲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敕貶炅

削其章服令隨軍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貝復位至德二載爲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爲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巨選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攜博少年分黨招貨賂撓政事張氏卽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爲遂州刺史屬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猶執經詣太學

聽受嗣曹王皐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間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暠孝友清愼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淸白守法皆神通之曾元宗室之翹楚猗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暠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恒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爲國忠所惜終沮朝恩疑作蛹國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

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銳果決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列傳六十四

苗晉卿子粲從新書增　裴冕

裴遵慶子向　向孫樞

苗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

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慍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爲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一年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慍者嘗爲范陽薊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

謁見不常因而奏之元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遜爲武當郡太守張倚爲淮陽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爾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又出俸錢

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尚平縣男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兼左丞屬祿山叛逆竇廷芝弃陝郡不守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鎭遏東道遂出爲陝州刺史陝虢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因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陝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所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既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戶改爲侍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

許之罷知政事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待臣復拜爲侍
中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
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愼未嘗忤人
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
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
元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
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
迹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
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普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

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
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
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雖狥常情
令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
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斷斷不勝
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
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忓貌朽所以疾病
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
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將
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宴駕代宗踐祚又詔

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變通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縗時過金革豈非銜恤詘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呰懷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

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僚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衆言以臣老且無能愚淺測聖況久無梏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衰羸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爲詔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臥於私第蕃閙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陝至冊爲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年八十一輟朝三日（贈太師）令京兆少尹一人護喪事緣葬所須物並官給

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諡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平事元載爲推官至是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諡曰文貞晉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無傷大曆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贊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東人也爲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

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爲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賓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元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爲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之副是時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時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

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晁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上精累聖之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啟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爲政晁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

科令號之其僨益職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陞元振德其賢遂加溢構海內究之陛下宜還冕丁例罪復輔相必能致治成化復徵爲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倖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

遂舉晃代之晃時已衰瘵載以其順已引爲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絕倒載趨而扶起代爲謝詞晃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晃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厤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始肅宗朝唯苗晉卿配享晃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晃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

卿至今晉卿從祀而晃乃不與有詔晃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爲興寧陵丞）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年已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亂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己者

例爲外官遵慶亦出爲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已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爲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既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爲副將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爲詞會蕃寇陷京師乘輿幸陝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爲太子少傅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假其老聽就第

注官時以爲榮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珣于銓庭言詞不遜褻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爲吉州員外司戶參軍遵慶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撾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其謬不省其見信如此性悖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焚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大厤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

子向字傒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向爲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紓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

先因會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
奔竄向郎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
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
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 朝廷聞其理行擢爲戶部
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自選於朝防一日
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爲太原少尹德宗召見
喻旨尋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
州又復爲太原少尹兼河南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充
本州防禦史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
充本州防禦使入爲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

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爲大理向本以名相
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
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
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及領
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
今稱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
中辟爲從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盩厔尉直宏文館
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

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獎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爲右庶子尋出爲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爲右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

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蹕陝州進右僕射宏文館大學士太淸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鎭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

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戸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之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爲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爲巧宦者誠不信也冕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實官度

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
忠所出恭儉謙遜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
二公罔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儜因盜而振盜
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蓋慮此也
贊曰奧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